

#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 序

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1850-1894）是英国小说家，苏格兰人，出生在爱丁堡。斯蒂文森 1867 年在爱丁堡大学先攻读土木工程，不久改学法律，1875 年成为一名开业律师。不过他在大学期间就开始给杂志撰稿，1878 年他出版了游记《内河航行》，次年又出版了《驴背旅程》。1879 年他到加尼福尼亚，第二年在那里与奥斯本夫人结婚。

尽管体弱多病，他却从未中断写作。他为各种杂志写了大量散文、小说、游记和自传等，他还从事诗歌和戏剧创作。出版的小说有《新天方夜谭》（1882）、《宝岛》（1883）、《化身博士》（1886）、《绑架》（1886）、《快乐的人们》（1887）等等。1888 年因为健康原因，斯蒂文森同夫人前往太平洋上的萨摩亚岛，1894 年在该岛上去世。

《宝岛》是斯蒂文森为他妻子的前夫之子写的少年读物，出版后受到了各年龄段读者的喜爱，成为他流传最广的一部小说。这部作品有着鲜明的惊险色彩，为人们揭开了冒险者世界的一角。故事是由男孩吉姆讲述的，他参与探险，去寻找埋藏在一个遥远的海岛上的财宝。机警而大胆的吉姆发现了海盗们的阴谋，海盗们打算从这次浪漫航行的组织者手里把宝物夺走。经过了无数次惊险的遭遇，勇敢的旅行者们到达了荒岛，在岛上找到了一个曾经当过海盗的人，并且在他的帮助下掘出了财宝。

这部作品以故事情节惊心动魄，高潮迭出取胜。全书故事情节以时间发展为顺序展开，并不复杂；但作者用一个又一个悬念和高潮牢牢吸引住读者。比如小说一开始描写凶悍怪异、行动诡秘的弗林特，使读者以为这个神秘人是小说主角。他打死来客，旧病突发；见到瞎子又病发死亡。读者这时意识到他不是主角。难道是瞎子吗？读者正在疑惑时他又死于马蹄之下。那么谁是这部冒险小说的主角呢？作者用这种似明实暗，似松实紧的悬念牵引读者的注意，使他们始终关切地等着看作者以丰富的想像创造出来的复杂局面怎样揭破谜底，水落石出。

《宝岛》的故事主要从吉姆的角度展开，作者成功地把握了一个孩子的观察视角，使整个叙述从遣词造句到说话口吻都符合孩子的语言习惯。为青少年读者描绘的这幅探奇冒险的寻主图，既散发着浓厚的孩童情趣，又飘逸着诱人的冒险气息，使这部作品一直深受青少年读者的喜爱。

编者

### 一 住在“本葆海军上将”旅店的老船长

乡绅特里罗尼，利弗西医生，还有其余的那些先生们，早就要我从头至尾、毫无保留地写下有关宝岛的全部详情——只除掉它的方位，而那不过是至今那里仍有未被取出的宝藏的缘故。我在公元一七××年提起了笔，思绪回到了当年我父亲开“本葆海军上将”旅店的时候，当时那个棕色皮肤、带刀疤的老海员第一次到我们屋顶下来投宿。

我回想起他恍惚就在昨天，当他步履沉重地来到旅店门口时，他的航海用的大木箱搁在他身后的双轮手推车上。这是个高大、强壮、魁梧、有着栗色皮肤的人，粘乎乎的辫子耷拉在脏兮兮的蓝外套的肩部，粗糙的手上疤痕累累，指甲乌青而残缺不全，一道肮脏的铅灰色刀疤横贯一侧面颊。我记得他一面环顾着小海湾，一面径自吹着口哨，接着嘴里突然冒出了那支水手老调，日后他也经常地唱：

十五个汉子扒上了死人胸 ——

礁石的名称。但英语中“胸膛”与“箱子”是一个字。——译者注  
哟——嗨——嗨，再来郎姆酒一大瓶！

那高亢、苍老、颤动的嗓音仿佛汇入了绞盘机起锚时众人合唱出的破调门。接着，他用一根自带的像铁头手杖似的木棍子重重地敲门。当我父亲出来后，他又粗声大气地要来杯郎姆酒。酒送到后，他慢慢地啜饮，像个鉴定家似的，一面细细地品味，一面还继续打量着四周的峭壁，抬头审视我们的招牌。

“这是个挺便利的小海湾，”最后他说，“而且酒店的位置也很讨人喜欢。客人多吗，伙计？”

我父亲告诉他不多，客人非常少，实在遗憾。

“那么好吧，”他说，“这是给我预备的好住处。过来，伙计，”他冲着推手推车的人喊道，“把车子靠边儿，帮我卸下箱子，我要在这儿住上一小段儿。”接着他又说，“我是个简朴的人，有郎姆酒、咸肉和鸡蛋就成，这就可以对海看船下海了。你们该怎么称呼我？你们可以叫我船长。噢，我懂你的意思——瞧这儿！”说着他把三四枚金币抛在了门槛上，“用光的时候告诉我。”他说，神情严厉得像个司令官。

说真的，虽然他破衣烂衫，言语粗鲁，风度却一点儿也不像个在桅杆前干活的水手，倒像个惯于发号施令的大副或船长。那个推手推车的人告诉我们，他是那天早晨被邮车送到“乔治王”旅店门前的，在那儿，他打听了沿岸的小旅店。我猜想他是听说了我们这里不错，被描绘得挺僻静，于是由于它所处的位置而挑中了它。关于我们这位房客，我们就知道这么多了。

照常说他是个挺沉默的人。他整天带着架黄铜望远镜在小海湾一带转悠，要不就在峭壁上游荡；整晚坐在客房火炉旁的角落里，拼命地灌郎姆酒和水。大多数时候，别人和他说话他都不予理睬，只是猛然抬头瞪人一眼，

像吹雾角似的哼一下鼻子。我们和到我们这里来的人们很快便学会让他自取其便了。每天，当他巡游回来的时候，他都会问是否有什么船员路过。起初我们以为他问这个问题是寻找伙伴，后来我们才开始明白他是想避开他们。每当一个船员到“本葆海军上将”旅店来投宿（时不时地有一些人来，要沿海边大道去布里斯托尔），他在进餐厅之前总会透过门帘窥探一番，一旦有一个这样的人在里面，他必定会像只耗子似的不声不响。这事对我来说至少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得算他这种戒备心理的分担者。有一天他曾把我拉到一边，并且答应我，只要我帮他“留神一个独腿水手”，并且一旦那个人出现就向他通风报信，这样每月月初他就付给我一枚四便士银币。有好多回，当月初到来，我向他申请报酬的时候，他便会对我嗤之以鼻，还瞪得我低下了头；但是不等一周过完，他肯定好好考虑考虑，给我那四便士，同时重申他那个要我监视“独腿水手”的命令。

用以警告雾中船只的号角。——译者注

那个人物怎样搅得我不得安眠，那是不必多说了。在暴风雨的夜晚，当大风撼动着房子的四角，碎浪咆哮着冲过海岸、跃上悬崖，我就会在一千种形象、一千种邪恶的表情中看到它。一会儿是腿被齐膝砍断，一会儿是齐臀部；一会儿他又是个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条长在身体中央的腿的奇形怪状的家伙。看他单腿跑跳着追赶我，越过篱笆和水沟，是最坏的恶梦了。总之，为了我那每月的四便士，这些想像出来的形状令我付出了相当昂贵的代价。

不过，尽管我一想到那个独腿的海员就那么恐惧，但还远远比不上其他认识船长的人对他本人怕得厉害。有些晚上，在他喝了他的脑袋支撑不住的过量的郎姆酒和水后，有时他就会坐下来唱他那些个邪恶、古老、粗野的水手歌曲，旁若无人；但有时他会嚷着轮流干杯，还逼着所有战战兢兢的房客们听他讲故事，或者和他一起合唱。我常常听见房子和“哟—嗨—嗨，再来郎姆酒一大瓶”的歌声一起颤动；邻居们全都为了宝贵的性命、怀着对死亡的恐惧加入到这歌声里来，而且一个比一个唱得响亮，生怕引起他的注意。因为在这些他发作起来的场合下，他就成了个最肆无忌惮的人。他会用手拍着桌子要全体肃静；他会勃然大怒，暴跳如雷，有时是因为一个问题，有时则是因为没人提问题，于是他断定大家没好好听他的故事。在他喝得醉醺醺的、摇摇晃晃地上床之前，他不准任何一个人离开这个旅店。

他的故事吓坏了所有的人。那些可怕的故事净是关于绞刑。走木板、海上风暴和干托吐加群岛以及拉丁美洲大陆的蛮荒地区和野蛮风俗的。照他的说法，他一定是活在被上帝放逐到海上的一些最邪恶的人们中间的。他讲这些故事所用的语言，就像他所描述的那些罪恶一样，大大震动了我们淳朴的村民。我的父亲总说这小旅店会被毁掉的，因为人们不堪忍受暴虐、压制以及战战兢兢上床的滋味，他们很快将不复光顾这里。但是我倒确信他的存

在对我们有好处。人们当时是受了惊吓，可回过头来看，他们相当喜欢这样。在安静的乡村生活中，这是很好的兴奋剂。这里甚至有一群年轻人声称崇拜他，称他是“货真价实的船员”、“真正的老水手”，以及诸如此类的称呼，还说正是因为有他这样的人，英格兰才称雄海上。

昔时被海盗虏获的人，蒙着眼睛被迫走上突出于舷外的木板而终于落入海中。——译者注

从某方面讲，说真的，他很有可能毁掉我们；因为他一周复一周，最后一月接一月地住下来，以致于他付的那些钱已经全部用光了，而我的父亲从不敢壮起胆子坚持要他加钱。如果一旦对他提及钱的事，船长就会用可以说是咆哮的那么大的声音哼他的鼻子，并且直瞪得我可怜的父亲倒着退出房门。我曾看到父亲在经历了这样的一次奚落后绞着双手，我相信一定是这种烦恼和恐惧大大加速了他不幸的早逝。

在船长和我们住在一起的全部时间里，除了从一个货郎那里买些袜子外，他的穿着丝毫未变。他的三角帽的一角耷拉下来了，自那时起，他就让它那么耷拉着，尽管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我记得他外套的样子，就是他躲在楼上屋子里自己打补丁的那件，到后来，那件衣服上就满是补丁了。他从未写、也从未接到过一封信，他也从不和邻居以外的任何人说话，即使和他们交谈，也大多是在喝酒的时候。那个航海用的大木箱，我们谁也没见他打开过。

他只碰了一次钉子，那是事情接近尾声的时候，那时我可怜的父亲病情正每况愈下。利弗西医生在一个傍晚来看望病人，用了点我母亲准备的晚餐后走进了客厅，想袖口烟，等人把他的马从小村子里牵过来，因为我们的老“本葆海军上将”旅店没有马厩。

我跟着他走进了客厅，我记得我看到这位干净利整的医生，发套上搽着雪白的发粉，他的明亮的黑眼睛和翩翩的风度，同那些轻佻的乡下人，特别是同那个猥亵、笨拙、醉眼惺忪的我们心目中的海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正喝得烂醉，胳膊搁在桌子上。突然，他——也就是船长——开始唱起了他常唱的那个歌儿：

十五个汉子扒上了死人胸——

哟——嗨——嗨，再来郎姆酒一大瓶！

酗酒和恶魔使其余的人都丧了命——

哟——嗨——嗨，再来他郎姆酒一大瓶！

起初，我把“死人胸”想成了同一概念的他楼上前屋里的那只大箱子，而这想法又和我恶梦中的独腿水手搅和到了一块儿。但是，到了这会儿，我们对这支歌都不怎么特别在意了，这个晚上，它只对医生来说是新鲜的，而我察觉到，就是医生，对它也毫无赞赏的表示，因为在他同花匠老泰勒谈话

的过程中，他很愤怒地抬头望了一下，接着就又谈论起关于治疗风湿病的新药方来。同时，船长逐渐被自己的歌鼓动起情绪来，最后他玩起了我们都知道的那一套，用手拍面前的桌子——安静。声音立刻平息下去，只有利弗西医生一如既往地讲着，声音清晰悦耳，在每一句话间还轻松地抽一口烟斗。船长盯着他瞅了一会儿，又拍了一遍桌子，更为严厉地瞪着他，最后用恶狠狠、低沉的声音咒骂起来：“安静，上下甲板都给我安静！”

“你是在关照我吗，先生？”医生说道，而当那个恶汉用另外一声诅咒告诉他是这样时，“我只对你说一件事，先生，”医生回答说，“这就是，如果你继续酗酒的话，这世上很快将减少一个肮脏无比的恶棍！”

这个老家伙的暴怒是可怕的。他跳了起来，拔出并打开了一把水手用的折叠式小刀，摊开在他的手掌上，好像是恐吓医生，要把他扎到墙上去。

医生岿然不动。他转过头来，用和刚才一样的声调侃侃而谈，声音略微高些，以使全屋的人都能听见，口气却相当平静而严肃：“如果你不立刻将刀子送回你的口袋，我以我的名誉发誓，你将在下一次的巡回审判中被绞死。”

接着，在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目光的对峙战。但是船长很快便屈服了，放下了他的武器，退回到座位上，像只挨了打的狗似地咕哝着。

“现在，你听着，先生，”医生继续说道，“既然现在我知道在我的辖区内有这么个人物，你将考虑我会时时刻刻都用一只眼睛盯着你。我不仅仅是个医生，我还是一名地方法官，如果我听到一句对你的控告，哪怕只是像今晚这样的一次无礼，我都将为此而采取有效措施，追捕并找出你。我想话说到这里已经足够了。”

不久，利弗西医生的马便被牵到了门前，他就上马离开了。但是那天整个晚上船长都保持沉默，并且后来许多晚上也是这样。

## 二 “黑狗”出现了又消失了

这件事过去不久，就发生了第一桩神秘的事件，那使我们最终摆脱掉了船长，尽管就像你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还并未使我们摆脱掉和他有关的事情。那是个颇为寒冷的冬天，长久地下着严霜，刮着暴风。一看而知，我的可怜的父亲没有多少希望再看到春天了。他一天天衰弱下去，我和母亲挑起了经营旅店的全副担子，忙个不停，再也无心留意那个令人不快的客人了。

那是一月里的一个早晨，很早——一个折磨人的下霜的早晨——海湾覆着白霜，灰蒙蒙的，波浪轻轻拍打着岩石，太阳低低地悬在山尖上，照亮了一大片海面。船长比往常起得早，出发到海边去了，他那把水手用的短刀在

旧蓝外套的宽宽的下摆上晃悠着，黄铜望远镜夹在胳膊底下，帽子在头上向右斜歪着。我记得当他大步走开时，他呼出的哈气好像烟雾一般地缭绕在身后，而我听到他发出的最后的声音，是在他转过大石头时，气愤愤地哼了一下鼻子，好像仍对利弗西医生耿耿于怀似的。

那会儿，母亲正同父亲一起呆在楼上，我正往餐桌上摆放早餐，等船长回来。这时客厅的门打开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走了进来。他是个面色苍白、脂肪过多的家伙，左手少了两个手指。虽然他也带着把水手用的短刀，看上去却不像个好斗的人。我一直留意着水手们是一条腿还是两条腿，可这个人却使我纳闷。他不像个水手，然而身上还带有海上的气味。

我问他要点什么，他说他要郎姆酒。但当我要走出房间去取酒时，他在餐桌旁坐下来，打手势要我过去。我手里拿着餐巾停在那里。

“到这儿来，孩子，”他说，“走近些。”

我走近了一步。

“这张餐桌是我同伴比尔的吗？”他问道，不怀好意地眨了眨眼睛。

我告诉他我不认识他的同伴比尔，而这张桌子是给住在我们这里的一个我们叫做“船长”的人的。

“好啦，”他说，“我的同伴比尔也可能被叫做‘船长’，这很有可能。他的脸上有一道疤，嗜酒如命，我的同伴比尔就是这样。为信服起见，我可以指出，你们的‘船长’脸上有一道刀疤——我们还可以指出，如果你想知道的话，那道刀疤是在右半边脸上。噢，好啦！我都告诉你了。现在，我的同伴比尔是住在这所房子里吧？”

我告诉他，船长到外面散步去了。

“哪条路，孩子？他走的是哪条路？”

我指出了那块岩石，还告诉他船长就快要回来了，并且还回答了几个其他的问题。

“噢，”他说，“这对于我的同伴比尔来说将和喝酒一样适合。”

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却一点也不愉快，于是我就掂量着这陌生人是弄错了人，即使他有意说那样的话。但这不关我的事，我想，而且，此外我也想不出该怎么办。这个陌生人一直守候在旅店的门边，盯着那个角落，就像猫在等耗子出现似的。

一旦我向外面走出一步，他就立刻召唤我回来。要是我的动作比他要求的慢了一拍的话，他的脂肪过多的脸就变得特别可怕起来，他用足以让我跳起来的咒骂命令我进来。只要我一回来，他就又恢复了常态，半是巴结、半是讽消地拍拍我的肩膀，说我是个好孩子，而他特别喜欢我。“我有个儿子，”他说，“和你就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他是我最大的骄傲。但是对孩子们来说，最要紧的是听话，孩子——听话。嗯，如果你跟着比尔航行过，你就不

需要站在那儿让比尔对你说两遍——你肯定不会。那不是比尔的作风，也不是和他一起航海的人的作风。啊，这肯定是我的同伴比尔，胳膊底下夹个望远镜，哎呀，真的，你和我得回到客厅里去，孩子，到门后边去，我们要让比尔惊奇一下，啊，我再说一遍。”

说着，陌生人和我一起退回到客厅里，把我藏在他后面的角落里，以便我们两个都能藏到开着的门后面。我非常的不安和惊慌，你可以想像得出来，而当我注意到陌生人自己也相当恐惧时，我的恐惧就加重了一层。他擦了擦短刀的柄，又活动了一下鞘里的刀身，在我们等待的时间里，他不断地咽口水，就好像我们通常说的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似的。

终于，船长大步走进来，砰地一声关掉他身后的门，既不向右看，也不向左看，径直穿过房间，向给他预备好的早餐走过去。

“比尔。”陌生人叫道，用那种在我看来是竭力为自己壮胆的声调。

船长旋转脚跟，面向我们。他棕色的脸孔一下子变了色，连鼻子都青了，他看那个人的样子就像见了鬼或者邪恶的东西，或者这世上能有的什么更坏的东西。而我，说实话，看到他在刹那间变得既苍老又衰弱，感到有些歉疚。

“来，比尔，你是认得我的，你认得老船友的，比尔，这是肯定的。”陌生人说道。

船长发出一声喘息。

“‘黑狗’！”他说。

“还能是谁呢？”另一个回答说，变得轻松了一些。“‘黑狗’和从前一样，看他的老船友比尔来了，在‘本葆海军上将’旅店。噢，比尔，比尔，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我们两个，自从我失去了两根指头。”他举起了他残废的手。

“喂，听着，”船长说，“既然你找到了我，我就在此地，那么好吧，说，有何贵干？”

“有你的，比尔，”“黑狗”答道，“你说得对，比尔。我得让这个可爱的孩子上杯郎姆酒，因为我已有了这么个嗜好。你乐意的话，我们坐下来，像老船友似地好好谈谈。”

当我端来郎姆酒的时候，他们已经分坐在船长早餐桌的两边——“黑狗”靠近门斜坐着，以便盯着老船长，另一方面，我想，也是为了给自己留个退路。

他命令我出去，同时让房门开着。“甭想从你的钥匙孔里探听我些什么，小家伙。”他说。于是我撇下他们俩，退回到酒吧间里去。

很长一段时间，尽管我竭力地听，却除了低低的叽哩咕噜声之外什么也听不清，但是声音终于开始大了起来，我能听到一句两句了，多半是船长的咒骂。

“不，不，不，不，到此为止吧！”他叫道，并且又重复了一遍，“如果要上绞架，就统统都上，我就是这么说的。”

接着就是突如其来的咒骂和其他什么声音的大爆发——椅子和桌子倒在了一块儿，跟着是金属的撞击声，然后是一声痛苦的嘶喊，接下来我看到“黑狗”拼命逃窜，而船长穷追不舍，两人都拔出了水手用的短刀，前者左肩淌着血。就在门口，船长给了那个亡命徒有力的一刀，要不是我们“本葆海军上将”的大招牌挡着，准能将他一劈到底，至今你还可以看到下边的那个缺口哩。

这是那场战斗的最后一击。“黑狗”尽管受了伤，一旦他跑到了路上，却显示出令人叫绝的脚力来，不到半分钟就消失在小丘边上。船长这边却怔怔地直盯着招牌，像个木头人似的。然后他揉了揉几把眼睛，最后返身回屋了。

“吉姆，”他说，“酒！”当他说话的时候，他有点儿摇晃，于是用一只手扶住墙支撑着身体。

“你受伤了吗？”我问道。

“酒，”他重复着，“我必须离开这里。酒！酒！”

我飞奔着去取酒，但发生的这一切使我心烦意乱，我打碎了一个杯子，碰坏了一个活嘴儿，而当我返回来的时候，我听到客厅里有重物倒地的声音，跑进去时，只见船长仰面躺在地板上。这时，母亲已被叫声和打斗声惊动了，跑下楼来帮助我。我们合力搬起了他的脑袋，他的呼吸非常重浊和吃力，眼睛闭着，脸色十分难看。

“哎呀，乖乖，”母亲叫道，“这屋子怎么这么倒霉呀！你可怜的爸爸还在病着！”

这会儿，至于究竟怎样才能帮助船长，我们都没了主意，除了想到他是在同陌生人的混战中得了这个致命伤外，简直想不到别的。我甚至拿来了酒，试着往他的喉咙里灌；但是他牙关紧闭，下颚像铁一样僵硬。当门打开、利弗西医生走进来时，我们大喜过望。

他是来看望我父亲的。

“噢，大夫，”我们叫道，“该怎么办哪？他伤在哪儿啦？”

“伤了？乱弹琴！”医生说，“和你我一样完好。这个人是中风了，就像我警告过他的那样。现在，霍金斯太太，可能的话，你赶紧跑到楼上你丈夫那儿，告诉他没什么事。至于我这方面，一定会尽力挽救这个家伙毫无价值的生命。吉姆，给我拿个盆来。”

当我取来盆时，医生已招起了船长的衣袖，露出了他粗壮的胳膊，上面有几处刺花。

前臂上精巧、清晰地刺着“好运在此”、“顺风”以及“比尔·彭斯的爱物”，而上头接近肩膀的地方则刺着个一个人吊在绞刑架上的草图。刺这些

画，照我看，是费了好大的功夫。

“是个预言，”医生边用手指触摸着这幅画边说。“现在，比尔·彭斯船长——如果这是你的名字的话，我们来看看你血液的颜色。吉姆，”他说，“你怕血吗？”

“不，先生。”我说。

“那么好吧，”他说，“你端着盆。”说着他拿起刺血针刺穿了一条静脉。

在放了大量的血之后，船长睁开了眼睛，迷迷糊糊地望着四周。他先是认出了医生，明显地皱了皱眉，然后他的目光又扫向我，看上去就放松了些。但是猛然间他的脸色就变了，挣扎着要起来，叫道：“‘黑狗’在哪儿？”“这儿没什么‘黑狗’，”医生说，“只有你躺在这里。你一直酗酒，已经中风，就像我曾明白地告诉过你的那样。而已刚刚，我违反了我的意愿，抢先把你从坟墓里拖了出来。现在，彭斯先生——”

“那不是我的名字。”他打断道。

“我当然明白。”医生回答说。

“这是我知道的一个海盗的名字。我这样称呼你是方便起见，而我不得不对你说的是：一杯酒不会要你的命，但是如果你喝了一杯，你就会接二连三地喝下去，我以我法官的假发来打赌，要是你恶习不改，你会送命——你明白这个意思吗？——送命，并且去你该去的地方，像《圣经》里的那个人。现在，来，努把力，我来帮你回到床上去。”

我们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设法把他抬到了楼上，放倒在床上，使他的脑袋靠在了枕头上，好像他快要昏迷过去了。

“现在，我提醒你，”医生说，“好让我问心无愧——‘酒’这个字眼对你而言即是死亡。”

说完，他就拉着我的胳膊去看我的父亲。

“不碍事，”当他关上门的时候说道，“我给他放掉的血足以使他安静一会。他会在那儿躺上一个星期——对他对你来说最好不过，但是再来一次中风的话，他就没救了。”

### 三 黑券

傍午时分，我拿着些冷饮和药片来到了船长的门前。他像我们离开时的样子躺着，只是枕得高了一点，他看上去既虚弱又亢奋。

“吉姆，”他说，“你是这里惟一可靠的人，你知道我一向待你不薄。我月月不落地给你个四便士的角子。可是现在你看，伙计，我是多么不走运，

所有的人都背弃了我。

来，吉姆，现在给我拿一小杯酒好不好，伙计？”

“医生——”我开口说。

但是他却破口骂起医生来，气若游丝，却很动火。“医生都是笨蛋，”他说，“那个医生也不例外，喂，他能对海员懂得多少？我曾在像沥青油那么烫的地方呆过，同伴们得了黄热病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了，那鬼地方又发生了地震，地动得像海一样——医生知道那种地方吗？——我告诉你，我是靠酒活过来的，对我来说，它是粮食、是水、是伙伴、是老婆。要是现在我离了酒，我就是下风岸上的一艘可怜的破废船。你得对我负责，吉姆，而那个医生是个笨蛋。”他又骂了一阵。“看，吉姆，我的指头抖得有多厉害，”他用乞求的口气接着说，“我不能叫它们安分下来，这该死的日子我滴酒未沾哩。我告诉你，医生是个笨蛋。要是我一口酒也喝不上，吉姆，我会得恐怖症的。我已经看到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我看见老弗林特在那个角落里，就在你身后，我看见他就像印出来似的清楚。要是我得了恐怖症，我这人就会作害人的事，会搅得死人也不得安生。

你的医生也说过一杯对我不碍事，我会为这一小杯酒付给你一个金基尼哩，吉姆。”

他变得越来越兴奋，这使我警醒起来，想到了我的父亲，那天他病得非常厉害，需要安静。另外，他对我引述的医生的那句话使我打消了顾虑，而他想贿赂我的表示却令我相当反感。

“我不要你的什么钱，”我说，“但是你欠我父亲的。我可以给你弄一杯，多了不行。”

当我把酒拿给他时，他贪婪地一把抓过去，一饮而尽。

“啊，啊，”他说，“这会儿好多了，千真万确。好吧，伙计，那医生说我要在这破床上躺多久？”

“至少一个星期。”我说。

“天呀！”他叫道，“一个星期！我可办不到，到那时他们就会给我下黑券了。那些半吊子水手们在这个该死的时候会找到我的，他们既保不住自己得到的东西，却又想攫取别人的。这种水手的行径，如今我还会不知道吗？但是我是节俭的，我从不浪费掉我的一个子儿，也不会让它们白白跑掉。我得逗他们一下子，我并不怕他们。我要再一次的扬帆启航，伙计，要再捉弄他们一回。”

当他这么说着的时候，他已经吃力地从床上抬起身子来，一把抓住我的肩膀，几乎要使我叫出声来，一边还挪动着他那死沉的腿。他讲这番话时，口气的强硬和声音的微弱形成了可悲的对比。当他终于坐到床边之后，他停顿了一下。“那个医生害苦我了，”他咕哝着，“我的耳朵嗡嗡直响。放我躺

下来。”

我还没来得及帮上他多少忙，他就已经倒在原先躺着的地方了，半晌不语。

“吉姆，”最后他说，“你今天看见那个船员了吧？”

“‘黑狗’？”我问道。

“啊！‘黑狗’！”他说。“他是个坏蛋，但是派他来的人更坏。现在，要是他们给我下了黑券而我跑不开的话，我跟你讲，他们想要的是我那只航海用的旧箱子，你就骑上一匹马——你行的，不是吗？然后，你骑上马去——噢，对了，我有主意了——去那个永远是笨蛋的医生那儿，让他召集所有的人来——地方官吏之类的——他就会在‘本葆海军上将’这儿将他们一网打尽——所有老弗林特的部下，老的少的，所有这些人，一个不拉。我曾经是大副，我是，老弗林特的大副，知道那地方的人就剩我一个了。

在萨凡纳，在他临死的时候，他把它给了我，你看，就像这会儿。但是，除非他们给我下了黑券，或是你看到‘黑狗’又来了，或者是那个‘独腿水手’——特别是这个人，吉姆，你再去告发。”

北美洲港口，靠大西洋，在佛罗里达半岛以北。——译者注

“但是，什么是‘黑券’呢，船长？”我问道。

“那是一种通牒，伙计。要是他们送来了，我会告诉你。但你要留神，吉姆。我以我的名誉起誓，好处我们五五开。”

他胡思乱想了一小会儿，声音微弱了下来；但我赶紧给他吃了药，他像个孩子似的嘟囔着：“要是竟然有水手吃药，就是我了。”最后，他昏昏沉沉地睡去，像死了似的，使我得以脱身走开。我不知如何是好，也许我该把这前前后后都告诉医生，因为我怕得厉害，怕船长后悔他的坦白而要了我的命。但是这时出了事，我可怜的父亲这天晚间突然去世了，这使所有其他的事情都靠到了一边。我们发自天性的悲恸，邻居们的探望，葬礼的安排，旅店的一切事务，在这段时间里这一切同时到来，使我忙得腾不出时间来想船长，更别说怕他了。

说真的，第二天早上他就下楼了，像往常一样进餐，尽管吃得极少，酒喝得恐怕比平时给他的还多，因为他一直呆在酒吧间里，满脸怒气并哼着鼻子，这使得谁都不敢从他面前经过。在葬礼的前一天晚上，他又像往常一样喝得烂醉，在这幢悲恸的房子里，听到他难听的水手老调，不禁使人毛骨悚然。由于他很虚弱，我们都担心他一命归西，而医生突然到很多里地以外的地方出诊去了，自我父亲去世后他便再没到我家附近来过。

我说过船长很虚弱，他的确看上去越来越糟糕而不是在恢复元气。他上楼又下楼，从客厅走到酒吧又走向客厅，有时他到门外嗅嗅海的气味，用手扶着墙行走，呼吸沉重而急促，就像人在爬陡峭的高山时的样子。他从不找

我专门谈话，我但愿他忘掉了所托之事。

但是他的脾气更加乖戾了，并且随着身体的日渐衰弱，也比平时更为粗暴。现在，他采取了一项警戒措施，就是当他饮酒时，把那把水手用的短刀抽出来放到他面前的桌子上。

但是，这么做的同时，他对别人的注意反倒减少了，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到了很远的地方。比方说有一次，他使我们万分惊奇地突然哼出了一个不同的调子，一首乡村的情歌，那肯定是在他出海之前的年轻时候学会的。

事情就这样地过去了，直到葬礼后一个多雾、严寒的下午，大约三点多钟，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满怀对我父亲的哀思。这时，我看见有个人正慢慢地沿着大路向这边走来。他显然是个瞎子，因为他用棍子敲着路面，一个大绿罩子遮住了他的眼睛和鼻子。

他弯曲着身子，似乎是上了岁数，要不就是因为有病的关系。他穿一件很大的、带着个风帽的旧航海斗篷，使他看上去格外怪异。我这一生从未见过比这更吓人的形象了。他在旅店前停了一下，接着用一种古怪的、唱歌似的调子提着嗓子向他前面的空中探问道：

“哪个好心人愿意告诉我这个可怜的瞎人——一个为了庄严地保卫他的祖国英格兰和神佑的乔治王而失去了宝贵的视力的人——他现在在这个镇子的什么地方？”

“你现在是在‘本葆海军上将’旅店前，在黑岗湾，我的好人儿。”我说。

“我听见了一个声音，”他说，——“一个年轻的声音。你愿意把你的手给我、领我进去吗，我好心的年轻朋友？”

我伸出了我的手，立刻，那个可怕的、软声软气的瞎眼的家伙像一把虎头钳似地抓住了它。我大吃一惊，想挣脱开，但是那个瞎子用胳膊一下子把我拖到他身边来。

“现在，孩子，”他说，“带我去见船长。”

“先生，”我说，“说实话，我不敢。”

“噢，”他冷笑道，“原来如此呀！马上带我去，不然我拧断你的胳膊。”

说着他就拧了一下子，这一下拧得我叫了起来。

“先生，”我说，“我是为你着想，船长不同从前了，现在他拿着刀坐在那里。另外一位先生——”

“喂，过来，往前走，”他打断了我。我从来没听过像这瞎子这样严酷、冰冷和难听的声音，这比疼痛还要令我恐惧，所以我马上便老老实实地服从他了，走进门去，直奔客厅，我们那个生着病的老海盗正坐在那儿，喝得烂醉呢。瞎子牢牢靠紧我，用那只铁手抓着我，差不多全身的重量都压到了我身上，弄得我都快要垮下去。“马上把我领到他跟前，当他能看到我时，喊：

‘这是你的朋友，比尔，’要是你不照办，我就会这样。”说完他猛地拽了我一下子，我想我快要昏过去了。两相比较，我对这个瞎乞丐是如此的惧怕，以致于打消了我对船长的畏惧，当我打开客厅的门时，便用颤抖的声音喊出了他命令我喊的那句话。

可怜的船长抬起了他的眼睛，一瞥之下便酒意全无，清醒地瞪着眼。他脸上的表情与其说是恐惧，倒不如说是垂死的病容。他挣扎着要起来，但是我不相信他有足够的力气来挪动他的身体。

“现在，比尔，坐在你原来的地方，”乞丐说，“我不能看，却能听得到一根指头的动静。公事公办，伸出你的右手。孩子，捉住他的右手腕，拿到我右手这边来。”

我们两个都照他的话做了，接着，我看到他从握手杖的手心里拿出个东西放到了船长的手上，船长立刻握住了它。

“现在，完事了。”瞎子说，说完他就突然放开我，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确和敏捷窜出了客厅，到了路上。我呆呆地站在那里，能听得到他的棍子笃笃地探路的声音，那声音越来越远了。

我和船长都费了半天工夫才缓过神来。但是最后，几乎是同时，我松开了一直抓着的他的腕子，而他抽回了那手，迅速地看了看掌心。

“十点！”他叫道，“还有六个钟头，我们还可以捉弄他们。”说着他跳了起来。

尽管如此，他还是遇到了麻烦，他用手捏着喉咙，站在那儿摇晃了一会儿，接着便头朝下轰地一声栽倒在地板上。

我赶紧跑过去，一边喊我的母亲。但是再快也无济于事了，船长由于中风，已经一命呜呼了。这是不好理解的一件怪事，因为我肯定从未喜欢过这个人，尽管近来开始可怜他，可一旦看到他死了，我却禁不住泪如泉涌。这是我知道的第二个人的死亡，而对前一个人的哀思在我心里仍清晰如新。

#### 四 航海用的大木箱

当然，我没有耽搁时间，我把所知道的一切告诉了母亲，也许本该早就告诉她。我们立刻意识到自己正处在一个既困难又危险的位置上。那个人的一些钱——如果他有些的话——当然属于我们；但是让船长的那些船友们、特别是我见过的那两个怪物——“黑狗”和瞎乞丐——自动放弃他们的战利品，作为船长欠债的抵偿，是不大可能的。

至于船长让我立刻骑马去找利弗西医生的嘱咐，将会使母亲被孤单地留

下，毫无保障，这是当初不曾设想到的。说实在的，让我们两个中的任何一个在这房子里多呆上一会儿看来都是不可能的：厨房里煤块烧落的声音，钟表走动的嘀嗒声，都使我们胆战心惊。

在我们耳中，四周充满了走近的脚步声，并且一看到客厅地板上船长的死尸，就会想到那个可恶的瞎乞丐就在附近徘徊，随时都可能回来。此时此刻，就像谚语说的，我是吓得魂不附体。事情必须尽快做出决断，最后，我们决定一同到附近的小村子里去求援。

说到做到，我们头上什么都没戴，便立刻在渐浓的暮色和寒雾里跑了出去。

小村子在下一个海湾的另一头，尽管从这里看不到，却没几百码远。令我勇气大增的是，那与瞎子出现的方向刚好相反，他要来也得从相反的方向来。我们在路上没用多长时间，虽然我们有时停下来紧握着手倾听一阵，但是没什么不寻常的声音——除了轻涛拍岸和寒鸦噪林外，再没什么了。

当我们到达村子时，已是掌灯时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我看到窗里橙黄色的灯光时，我是何等的雀跃。但是就这，就像后来被证实的那样，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所能得到的最大的援助。因为——你会想到，人们该为他们自己感到羞耻——没有人愿意答应同我们一起回“本葆海军上将”旅店。我们越说我们遇到的麻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便越往他们自己的屋子里缩。弗林特船长的名字，尽管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对那儿的一些人来说却如雷贯耳，带来了极大的恐慌。在野外劳作、到过“本葆海军上将”旅店那一带的一些人想了起来，他们曾在路上见到了几个陌生人，还以为是走私客哩，因此大家四处逃散了。此外，至少有一人还看到在我们叫做凯特湾的地方有一艘小帆船。因为上述情况，一说是弗林特船长的同伴，就把他们吓得要死。总而言之，事情的结果是，有几个人自愿和我们一道骑马去找住在另一头的利弗西医生，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我们去保卫旅店。

据说怯懦是会传染的，但另一方面，辩论却可以极大地鼓舞人，于是当每个人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后，母亲也向他们发表了演说。她宣布，她不会让属于她没了父亲的孩子的钱白白损失掉，“要是你们没有一个人敢去的话，”她说，“我和吉姆敢。我们会沿着来时的路回去，对你们这些胆小的笨蛋来说，我们多余言谢。我们会把那个箱子打开的，即使为此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克罗斯莱太太，谢谢你给我们个袋子，好用它去装回我们应得的钱财。”

当然，我说我会和母亲一道走。他们也当即为我们的英勇而惊呼起来；但是即便这样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和我们一道走。他们所愿做的只是给了我一支装好子弹的手枪，以防遭到袭击，并且还答应一旦我们在返回的路上被追赶，他们就备好马鞍；同时，派了个年轻人骑马去医生那里寻求武装支援。

当我俩在这个寒夜冒险出发时，我的心跳得很厉害。一轮满月冉冉升起，带着红晕出现在雾气的上方，它催促我们加快步伐，因为显然，当我们再返回时，一切将亮如白昼，而我们一出门便暴露在任何一个监视者的眼皮底下。我们悄无声息地迅速溜过篱笆，不过并没看到或听到任何增加我们恐惧的东西，直到“本葆海军上将”的大门关在了我们身后，我们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我立刻划好门栓，我们在黑暗中站着喘息了一会儿。房子里只有船长的尸体与我们作伴。接着，母亲在酒吧间里拿了根蜡烛，我们手牵着手走进了客厅。船长像我们离开时的样子躺在那里，仰面朝天，睁着眼睛，一只胳膊向外伸展着。

“拉下百叶窗，吉姆，”母亲小声说道，“他们有可能来，在外面观察我们哩。而眼下，”在我拉下百叶窗后，她说，“我们得从那个人身上拿到钥匙。我真不知道，谁敢碰他哩。”她啜泣着说了那些话。

我立刻跪下身子。在靠近他手的地板上有一个小圆纸片，一面涂了黑色。我立刻断定这就是“黑券”了，就拾起了它。我发现字写在另一面上，书写得非常美观、清晰，上面写道：“你将活到今晚十点。”

“允许他活到十点，妈妈。”我说，就在我说的时候，我们的老钟开始打点了。这突如其来的动静把我们吓了一跳。但是消息不坏，因为这才六点钟。

“眼下，吉姆，”她说，“钥匙。”

我逐个摸了他的口袋，几个小硬币，一个顶针，还有一些线和大针，一支咬了一头的嚼烟，他那把弯柄的招刀，一个袖珍罗盘，还有一个火绒箱，这就是口袋里面装的全部东西了。我开始失望了。

内装火绒、燧石及钢片，用以引火。——译者注

“可能挂在他的脖子上。”母亲提醒道。

我强忍着厌恶扯开了他颈部的衬衫，那里果真挂着一条油腻腻的小绳，我用他的招刀切断了它，我们找到了钥匙。这小小的胜利使我们充满了希望，立刻毫不迟疑地上楼，进到那间他躺了那么久的屋子里，他的箱子自从他搬来时起就立在那里。

它和外面其他任何一个船员的箱子一样，在盖子上用热烙铁烙上了他姓名的起首字母“B”，由于长期不爱惜地使用，箱子角有些磨损、裂纹了。

“把钥匙给我。”母亲说，尽管锁眼很生涩，她转动钥匙，顷刻间便把盖子打开了。

一股浓烈的烟草味和柏油味从里面冒了出来，但是上面除了一套质地优良的好衣裳外，就什么也看不到了。那套衣服是被非常仔细地刷过并叠好了的，母亲说它们从未被穿过。在那套衣服的下面，开始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东

西：一个四分仪，一个锡制的小酒杯，几颗烟，两对非常漂亮的手铐，一根银条，一只西班牙老怀表，还有其他一些不值钱的小装饰品，大多是外国制造的，一副黄铜杆的圆规，还有五六个珍奇的西印度贝壳。

从那时起，它常常使我想，他一定是带着这些贝壳一起度过他流浪、罪恶、被追逐的一生的。

就这样，我们除了些银子和小装饰品外，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就连这两样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没啥用场。再下面，是一件旧的航海斗篷，在很多个港口沙洲被海盐浸得发白。母亲不耐烦地把它拖了出来，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箱子里最后的物件了，用油布捆着的一包东西，看上去像是些纸，还有一个帆布包，一碰竟发出了金块的丁当声。

“我要让那些滑头们看看，我是个诚实的妇人，”母亲说，“我要拿回他欠的账，多一个子儿也不要。撑好克罗斯莱太太的袋子。”然后她开始计算船长欠的钱数，从那个水手的袋子里如数取出来，放到我撑着的那个袋子里。

这是个费时费力的活儿，因为这些硬币来自各个国家，模样各异——西班牙金币，还有法国金路易、英国基尼以及八里亚尔的西班牙银元，还有其他我不认识的，都杂乱地混在一起。

基尼大概最少，也是那些硬币里母亲惟一知道如何计数的。我们大概数到一半，我猛然把手搭到她的胳膊上，因为我在静寂寒冷的空气中听到了一种声音，我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瞎子的棍子一下下敲在硬梆梆的路面上，声音越来越近，我们坐下来，大气儿也不敢出。接着它急剧地敲击着旅店的门，再接下来我们听到门把手在转动，门栓嘎嘎作响，似乎那个残暴的家伙妄图进来；接着里里外外都是一段长时间的静寂。最后，手杖声重又响起来，令我们无比高兴和宽慰的是，它又渐渐地远去消失了。

“妈妈，”我说，“全都拿上，我们快走吧。”因为我肯定那插着的门势必会引起怀疑，会自找麻烦，虽然我庆幸插上了门，这种庆幸是从没见过那瞎子的人所无法想像的。

但是我的母亲，尽管她也害怕，却不肯多拿走欠账之外的一个子儿，同时也固执地不肯少拿一个子儿。还没到七点，她说，还远着呢。她知道她的权益，她一定要得到它。

她还在同我争辩呢，这时从小山上传来一声低低的口哨。那对我们俩来说就足够了，足够了。

“我要拿走我应得的。”她跳起身来说。

“我要拿这个来抵他的债。”我拾起那个油布包说。

下一刻，我们两人都摸索着下楼，把蜡烛留在了空箱子那儿，接着我们打开了门，开始“总撤退”。我们动身的那一刻，时候已经不早了。雾正很快地消散，月亮在高地上方把两边都照得通明，只有在小山谷的正底部和旅